

筆記小說大觀

集

清

趙遵路著

榆

巢

雜

識

下

進步書局校印

李氏先

梅

集

雅

大

丁

梅

集

榆巢雜識卷下

清 武陵趙慎畛遵路著

陳觀樓先生昌齊云。人必須節儉。然後可以立品。此語本之許魯齋。久不記憶矣。入耳怵心。筆以識之。

富綱任雲貴總督。肆意奢侈。署內房舍地面。皆用藍細布貯棉。製如磚式。量地廣狹。而平砌之。又慮踰久踐實。每月更鋪一次。預備製成者積數間屋。此與尊奉福貝子康安行館地面鋪以紅哆囉呢者。尤為意想所不及。噫。享用踰分。宜乎其肆市也。

阿精阿官河南巡撫。侈肆任性。屬官百計承奉。求得歡心。省城自藩司以下。迭張讌款洽。一日輪值首府。開封守陳文緯。先數月。構葺精巧。明瓦架棚。輕紗裁幔。几案陳設奇玩。名花異卉。羅列階砌。陳素精於飲饌。此更精益求精。無不玉杯金盞。即首座所進之甕盃各件。花色款式。獨與眾座迥別。更可異者。正當清歌艷舞。歡情穠洽時。八壯僕扛出備賞錢四桌。令人驚心駭目。真可直視。乃用紅絲繩穿青銅錢八十萬耳。眾屬譙畢。伊又做主復會。首縣令與末座獨米燭二項。首縣賠費八百金。阿官豫撫僅五月。豫民膏髓已竭矣。

河間師有紫檀方筆斗。為一本所鑿。鐫銘云。方外出被。虛中若納。全體渾成。周遭匝匝。毛穎是居。如無縫塔。又有硯銘云。視之似潤。試之則剛。其殆如貌為恬靜。而內隱鋒鋦。又得一硯。背微有裂痕。銘云。下巖石。惜已斷。然不似博準。救之頑硯。李次雲贈余一研。石質細潤。旁有白暈。不足為石病也。夢中忽記題寒山古雪四字。因屬竹渚書。鐫於背而藏之。

宋小坡謝侍御督學秦中。值教匪流毒正酷。案臨鞏昌。距府城數十里外。郡守馳報賊信。請勿至。小坡毅然往。出廉俸二千金。募回兵為防禦計。賊偵知。遁去。城藉無恙。前任陳遠山聞賊到漢中。即他避。生童隨散。多為賊所戕。遠山聞之。鬱鬱成疾。卒於任。可見臨大事。存乎膽識。膽識不足。而欲以濟事也。難哉。

教匪擾害河南時。巡撫景安督師尾隨。不能勦賊。軍中謂之迎送伯。又有人點竄杜詩誚之云。大帥祠堂何處尋。（時景寓胡大司寇家祠）光州城外賊森森。纏頭白布知春色。望眼紅旗空好音。三等伯為天下笑。一條繩是老臣心。出師未捷身先怯。長使軍民淚滿襟。

周藕塘斌侍御參劾大臣。在軍機處質訊有責。以不實者。藕塘任咎。總憲達香圖先

生椿云。御史原許其風聞言事。不必任錯。余謂此語有古大臣風。

內閣侍讀學士缺。向由御史各部郎中資深者。進本除授。自嘉慶六年。吏部以捐職郎中黃永沛開列。竟亦得除此職。實自黃創始也。

黃左田。號庚戌進士。官農部。□□以朱石君宮傳薦入懋勤殿供奉。特旨改補贊善。舊例候補人員不能與考試差。甲子四月。諭令一體考試。是秋簡放山東副考官。洵異數也。

王韓城宮傳。予告回里。上念其為先朝耆舊。賞給高宗純皇帝御前陳設玉鳩杖一枝。

嘉慶六年。候補學正學錄之趙達源等。改歸知縣原班。八年。額外主事龔傳鼐。候補內閣中書王恩注等。改歸原班銓選。王以是年補萊陽令。

俄羅斯學生。向例五年考試一次。即係管學之人及大學士等。在內閣考試。後將列為一等者。授為八品官。列為二等者。授為九品官。三等者。留學行走。不入等者。革退。又自乾隆四十六年。設立托特學生。兼習阿里鳴里字式。係於八旗蒙古人內。每挑取年少堪習者一人充補。每屆五年。經軍機大臣。將該學生考試一次。列一等者以

中書補用。二等者以理藩院筆帖式補用。三等者留學。下屆考試之期。再行考試。俱因人數無多。例不應入貢院。嘉慶八年。經大學士軍機大臣先後奏交吏部。照各項考試之例一體遵辦。

嘉慶八年九月二十四日。特諭部院司員。於本管堂官遇有公事。只應侍立回堂。毋許屈膝。以肅體制。而杜諂諛。

嘉慶六年十月。上念京畿被水。災黎禦寒無具。諭提督置棉衣六萬二千餘件。分遣大臣設廠監放。窮簷老幼。悉被春溫。實從來所未有。

新疆喀什噶爾回民內。有一項回民。名為伯德爾格。舊例每年納貢金十兩。金絲緞二疋。後增貢金四十兩。又喀什噶爾看菜園回民。每年應進葡萄千斤。辦事大臣以二百斤送京。餘折價存庫充公。嘉慶四年。諭仍照初定章程呈進。其所增金兩及葡萄折價。均着寬免。

嘉慶三年二月。兩淮鹽政奏。江西省每年額銷鹽二十七萬二百九十一引。實銷鹽二十八萬一千三百三十二引。計溢銷鹽一萬一千四十一引。湖廣省每年額銷鹽七十七萬九千九百三十四引。上年實銷鹽七十九萬二千七百七十一引。計溢銷鹽一

萬三百三十七引。

新進士簡用內閣中書。在閣行走。給與公費。自嘉慶五年始。

嘉慶十一年。黃河溜勢。改由六塘河至灌口歸海。循軌利導。使洪湖清水得以暢注。高堰堤工無虞。實為南河一大轉機。特旨復設南河正副總督。新任正總督為吏部侍郎戴均元。

向聞吏戶兵工四部書吏。嘗有餽節之事。良由關係銓選財賦。吏胥有所取。乃有所餽也。陽山鄭貫亭。棲霞年松崖。先後官工部都水司。值節餽送。皆峻却之。近寶泉錢局事發。虧短銅觔七十餘萬。各任監督。皆以收受節禮罹重罪。噫。有守之可貴也如此。

宋史王居安傳。劉孝韙七月八日。過其家塾。使賦七夕詩。此題甚新。張忍齋師科試吾郡。嘗以此命賦題。

郝楚望先生云。離為火。在人為心神所主也。發竅於目。易曰。離為目。故眚於目。則神聚於心。坎為水。在人為腎精所主也。發竅於耳。易曰。坎為耳。故眚於耳。則精凝於腎。老氏言眚。其要在此。

江南戊申鄉試首題。巍巍乎其有成功也。二句。一士出闈後。到測字處問中否。即命以魏字測之。斷云。山字半出。禾字半科。女字半好。鬼字半魁。君其中副榜乎。榜發。果然。

曩見一武昌人李姓。測字有神解。有陳姓艱於子嗣。值妻臨蓐。走問一章字。李云。當是男也。恐不育耳。陳請其故。曰。童字無根。又有問其子之病患者。因乳名六十。即舉六字問之。李云。汝口說六十。已是一卒字矣。雖去上一點。目前可望平安。恐終不免來年之憂。隨口答說。無不應驗。機變之巧。亦在乎熟之而已矣。

同年趙介山帥仙舟。夙相好。同寓成進士。廷對前一日。蔣丹林前輩往送考。介山舉一奏字測之。蔣云。二人在三人之中。君與帥君皆可望鼎甲。臚傳果然。

孫淵如丁未廷對。進呈時。原置第二。上賞其策對博洽。欲改置第一。看出策中有舛三餘九句。斥其筆誤。仍之。讀卷官未看出。而淵如亦不自知也。戊戌廷對。進呈時。邵楚帆卷。原擬第一。上嫌其策中有二語意稍不貫。並不欲更置也。陳文恭公讀卷。將邵卷久拆不開。命將原擬二三卷移上前。及拆邵卷。仍拆不開。乃移孫希旦卷第三。而邵置二甲一名矣。鼎甲信有天數。君相固不能操權耶。

孫淵如官京師時。嘗被車壓折脛骨。為一金姓醫治好。今右足尚較短左足寸許。服雄黃燒酒四十九日。足發赤斑而愈。金云。骨原可接。凡人自胎生之骨。如花木之枝。隨處可粘。惟在脾胃好。多進飲食。能生新血以益氣耳。若後生之骨。如齒牙膝蓋腦骨數處。則斷不能接。所以用雄黃燒酒者。雄黃能去瘀血。燒酒無損脾胃。瘀血不盡。雖治好。遇陰雨必變。今孫已逾十年。行履適然。惟其醫治之精耳。嘗囑終身忌食葷。此故未晰。俟考。

弗跋翁。即俗呼不倒翁。姑蘇山塘肆中。有高立如人者。或見而笑之曰。此翁木強猶昔。宜為世所戲弄。然終身不一失足。惟其脚跟定也。此語可味。

郝徠峯藏前明五千貫鈔紙一張。較倭紙尤厚。言從鐵山寺佛藏中取出。其色灰黑。面兩印。背一印。硃色紅篆文模糊不辨。上題大明通行寶鈔五千貫。下載戶部奏准印造寶鈔。與銅錢通行。偽使者斬。告捕者賞銀二百五十兩。並給犯人家產。洪武年月日。余記明郎草橋七修類稿載。杭正定寺佛腹中。取出寫楞嚴咒。并書捨佛姓氏。年號。知為宋物。因思魯望像中。皆平生詩稿。景德寺佛腹。皆藏經金銀錢。疑正定佛腹。亦有金銀錢。此之藏寶鈔。或亦金銀錢之意歟。

嘉慶九年甲子二月三日。上幸翰林院。凡隸館職者。皆令與宴。共二百二人。吟以御史隨編檢後。位列東廊下。上由清秘堂更衣出入數番。瞻對天顏。不踰咫尺。小臣欣幸無極。是日內府梨園承值。首演羣仙聚慶。內東方曼倩作老前輩語。上顧朱宮傳大笑。與宴諸臣中。科分唯朱最深。繼演十八學士登瀛洲。上復諭膳房。令諸臣各攜回所撤之饌。吟捧饌領賜而歸。非常曠典。榮被一門。不勝感幸。領賜御製味餘書室全集一部。九家杜詩註一部。絹牋二張。宣紙二張。風字硯一方。甯綢二捲。茶葉二瓶。鹿貧谷官刑部主事云。余從政八年。每日所見所聞。無非五刑律案。凡人情奸險。世事變詐。嘗試殆遍。心境惴惴。不惟無好利之想。並減作官之念矣。此閱歷久而見道之語。敬記之。

甯化雷翠庭先生。鏡為前輩中第一流人物。由庶吉士召入上書房投讀。歷官副憲。所著經筵堂文集稿本。藏於伊墨卿家。尚未梓行。余嘗抄其任學使時。刻示諸生文數篇於別冊。

蘭河督

第錫

山西人。由岳州太守。歷官河督。清儉勤苦。所至有惠政。人咸戴德。聞其

官太守時。太翁以老諸生隨任。常出外與里毗雜處。有事稍不愜。歸即杖責之。太守

長跪乞悔乃已。如此父子。真可謂古人矣。申運渠嘗述其政績本末。惜不能詳記之。甲子九月二十日。內閣堂上見狐蹲伏漢相座。踰久乃去。不數月而劉文清王文端紀文達三相繼逝。此物之出。信非偶然矣。是時戴茶垣師官閣學。與王介堂學士同在閣值班。是日批川省勾到本。兩人分寫。字數甚多。薄暮方散。眾人往來探望。師初不知。並在座側散步數百次。未見此物。介堂早見之。意以為師必知之也。後月餘談及。乃笑置之。迨十二月。茶垣師擢少司馬。人謂前之不見。自是吉徵云。

劉文清年八十五。卒日之清晨。到閣辦事。與陳春澂副憲爭解論語不休。王文端年八十一。卒前一日。猶進內召對如常。無疾端逝。二公之生也有自來。

漢大學士不由翰林大拜者。前漢軍趙國麟。今費雲浦。協揆二人。內閣學士不由翰林遷除者。安徽張若亭。西川王汝璧。福建陳霞蔚三人。

實東皋先生。輓劉文正公聯云。岱色蒼茫眾山小。天容慄淡大星沈。一時推為絕作。河間師輓程文恭景伊聯云。執笏無慙真宰相。蓋棺猶是老書生。亦道得文恭生平出。

曩見蔡息觀有吳俗商語數條。首言拜年。刺到而人不到。習俗浮偽。不如京師行團拜禮。猶存真意。近京師紛鬧團拜。大奏徵歌聚飲。誇盛鬪靡。究之對面而人不相識。接席而心各多猜。轉至長奢靡之習。甚可慨嘆。然不能特立獨行。而不與此約。則習俗移人。自是大累。

德勝門外黑寺（刺嘛寺。俗謂之黑寺）眾刺嘛。於正月二十三日。舉崇華會。幡幢鼓樂。扮牛頭鬼面諸變相。前後跳舞。亦儼以驅疫之意也。余巡視北城時。同營汛武員臨視之。聞此會向極盛。近亦稍減。

乙丑會試總裁朱宮傳。戴大司農。校藝爭執。彼此不合。各寄以詩。余時司分校。記其數首於此。以見前輩憐才校士之苦心焉。朱閨中抒懷三首云。廿七科名七五年。臣今老矣敢爭先。煙雲鏡樹歸烏有。功業文章待後賢。是處青山皆淨土。個中丹地豈塵緣。成蹊桃李憑誰問。且向千潭印大圓。元都觀裏植何年。無定河邊等後先。千佛名經應有數。五車便笥未為賢。夢回一笑占新卜。涕破三生錯舊緣。老我菩提無住着。春□塔頂合尖圓。芳草多情憶往年。怕聞鷓鴣乍鳴先。摩挲老眼三旬泣。拂拭沉心五八賢。鮫泣艱難逢解□。鳩媒容易斷因緣。漫嗟井里常遺厥。會看排雲獻瑩圓。

戴偶成云。幾輩春蠶食葉聲。薺甘荼苦等忘情。錦標奪幟看誰健。采筆生花夢已成。
頃刻魚龍爭變化。權衡燕雀在公平。暗中摸索何恩怨。好事休誇藥籠名。忍聽焦桐
作爆聲。泥金盼捷一般情。莫教鴈鼎騰光怪。畢竟良材受匠成。眼底煙雲原是幻。胸
中畦町要全平。寒潭鴈過無留影。不博人誇藻鑒名。

劉金門少司馬言。袁子才居尹文端署中。有二語云。牆低則遠景皆收。樹老則斜陽
不去。意益為尹文端頌。而措辭極妙。

張船山詩云。人才有數總天生。未必爭名便得名。却被轉輪王看破。蔡邕前世即張
衡。隨地先營避債臺。青蚨那肯逼人來。冥司便是諛張說。三十紅爐鑄橫財。營營於
名利者讀此。得毋齒冷。

我朝官書。如三通等書。無不明備。惟缺河渠一門。嘗與戴山言行水金鑑一書。編至
康熙六十年止。如能接續編去。亦一盛業。然安得有此閒人耶。河渠之外。海防亦未
有專書。

劉廉使名清。貴州人。由拔貢官四川縣令。有循聲。為眾教匪所感頌。逆首王三槐。械
逮刑部。供地方官酷虐。獨劉青天惠愛子民。上由是知劉政績。擢至臬司。乙丑入覲。

連日召見。賞賚最厚。並錫以詩云。循吏清名遠。邇傳蜀民何。幸見青天誠。心到處能
和眾。本性從來不受錢。有守有為績昭著。無偏無欲志貞堅。空羣羨爾超流俗。明慎
咸中治理宣。恭錄於此。以誌企羨。

邵壽民 葆祺舍人齋中。見錢南園師與邵二雲學士手札。壽民裝潢橫幅。揭於壁。余
假玩數日。記其語云。澧頓首。元夕摺差回。至辰陽。荷手緘。感切感切。龍莊自去夏永
州晤後。僅再通書。緣某既西行。而此翁亦甚不喜出所治一步地。徒荒民事。此意竟
非當道好尚。微語及此。遽折其鋒。貌殊慙沮。心或未必悔。然徒自刺謬而已。於君子
何尤。聯吉不審如何。熟籌而得一策。萬望苦心助我。今年湖南押運官。澧同鄉談君
也。嘗為東城兵馬司副指揮。茲任永州別駕。性故慷慨。視澧不啻同胞。遂已囑於抵
通。却運後。必為我載還聯吉。不惜加多僱直。為覓一力服侍之。俾得仍如屋居。較陸
行車載勞逸。何止十倍。所有一切用度。及近年醫藥衣被。或不與逋欠。並已略計大
數。概交此翁。至時悉為之所矣。特患聯吉不自揣。堅執故性。失此機會。將來竟不可
知矣。茲緘數行專與之。祈為轉付。外一緘。祈交其居停收存。俟譚翁抵通。即持謁之。
更於司力舉事也。大抵糧艘交卸。非一二日事。吾弟或得其居停報。萬望盡力。或遣

大姪一行。逼使登舟。不過來春二月可抵潭州。仍不過一舟送其還里了此一大心事。近社何如。李生時呈技藝祈教否。閨邸報辦書諸人。譴責暴嚴。不識敬斧何如。憂之深。包誠齋來。甚增我氣味。昨日家奴稱其夫人即世。彼已出督運。署內別無了事人。煢煢一兒兩女。聞之食不下咽。感念五年前亡妻貽累老母。何彼亦同此病也。附聞足增一喟。澧頓首。二月念八日五鼓沅州試署燈下讀此書。想見古人情意之厚如此。

易州趙象菴錢官中書科中書。官閒無事。善養花。秋時菊花尤盛。凡菊之異種。不達數千里購之。故養菊獨著京城。每值九秋。過晚香亭。寒香滿室。耐可勾留。船山前輩嘗贈以句云。人來草閣官如隱。自喜花農歲有秋。蓋紀實也。京城菊多佳品。如粉紅一種。即有海紅蓮。朝陽素。銀紅針。霓裳艷舞。錦帳芙蓉。即粉數種。又有名隋宮剪綵者。團瓣參差。外黃而裏紫。尤為異品。外此如銀盤托雪。金連環。金針。銀針之類。不可殫記。嘗見硃砂雪一種。開並蒂兩朵。花神狡獪。何可測耶。

河南撫田文鏡摺奏有云。人私心一起。則見理不明。見理不明。則所行多謬。瞻顧避忌。與夫市惠邀名。皆私心也。有一於此。雖聰明伶俐之人。更多錯誤。又云。封疆大事。

必須諳練胸中方有成竹。若未諳練則胸中原無所知識而欲其行何事革何事乎。即有從旁告之以當行當止。彼且游移不決。否則亦不過虛應故事而已。終非己意中見以為確乎不可拔。須臾不容緩者。安肯實力以行之乎。又云。將不可驕。嚴於簡閱則不驕。兵不可弱。勤於教練則不弱。皆練達政體之語。記之。

鄂文端公為我朝才德兼備之名臣。世宗憲皇帝褒為賢良股肱。又稱為不世出之良臣。又嘗賜聯云。體國公忠。股肱膺重寄。憲邦文武。樑棟得純臣。聖人品題。至當不易。吟嘗讀其奏摺。廣大精微。言言出於誠悃。篤摯懇摯。款款動人。宜乎魚水契合。今千載下猶想見明良之慶也。敬摘摺中語數條。記錄於此。其任江蘇布政司摺云。國家設官分職。凡以為民耳。但能利民則寬嚴水火皆所以為仁。而勞怨非所恤。如不能因民則刑名教化皆足以為病。而廉惠非所居。蓋謬拘臆見。薄務虛名。不以民事為事。不以民心為心。固未有能奏效者。恐廉吏與貪吏罪同等。好事較悞事害更大。見小不成。欲速不達。莫之或出此矣。任雲貴總督時摺云。但振作料理。雖須放膽。原出自小心。必謀終有成。然後始事斯舉。庶籌畫萬全。可行久遠。若稍涉孟浪。惟計目前。將興一利。利未就而弊先伏。除一弊。弊未革而害更大。非所以

盡臣職而報主恩也。又云。極盛之時。尤當思患預防。則力半功倍。可謀久遠。彼諱言有事。以為解事。苟且了事。以為能事者。窺其隱微。皆悉無忠愛之誠者也。又云。臣若有心惜身。即是悖負。臣若有心不惜身。亦是悖負。又云。若使各國就緒。自應持其大綱。示以鎮靜。以馭羣材。今於尚無條理時。倘不亟加整飭。破其因循。雖託言知體。實無以濟用。況督撫所謂小事。至府縣州則為大事。府縣州所謂小事。至本家本人則為莫大之事。稍有疎忽。貽累匪淺。又覆奏李紱為人摺云。李紱大有才氣。微欠平實。緣以才自用。適足以濟偏。或任偏為才。偏且至於成蔽。不能宅心於中。不知著脚於庸。遂致長處反是短處。殊屬可惜。又覆奏廣西金鉷摺云。金鉷肝膽血氣人也。心地坦白。才具明爽。實心實力。事不辭難。但局度尚少從容。識見猶欠廣大。恐過於快利。處或不無錯漏。臣已開誠規勸。謂設施易妥當難。勇往易堅定難。鹵莽非所以酬恩。謹慎斯可以濟事。伊慨然允諾。自知不足。大材難得。如金鉷者。實愛敬之。願其更加精進也。

雍正時。田文鏡官河南。山東兩省巡撫。鄂文端官雲貴廣西三省總督。皆一時殊眷。非成例也。其三省總督印。乃憲皇帝合對鄂之年命。選擇吉日良辰。在養心殿交。